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九次全体会议

1997年10月1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主席: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
嗣后:博伊德先生(副主席).....(巴拿马)

上午10时零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越南外交部副部长 Vu Khoan 先生阁下。

Vu Khoan 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代表越南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我相信,本届会议将在你英明指导下圆满取得多项成果。

我还要代表越南代表团对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所从事的积极的工作表示赞赏,那届会议标志着联合国在完成其促进全世界和平与发展任务道路上取得新进展。

我要借此机会热烈祝贺科菲·安南先生,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一非常重要职务以来很短的时间内,设法完成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回应各国人民对本全球性组织的期望,顺应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在改革联合国方面的各项努力。

人类即将告别二十世纪,并准备进入第三个千年期,人类真诚地希望实现更宁静和美好的生活。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过去这个世纪,一个被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大小冲突乌云笼罩的世纪,这个愿望就更加真切。鉴于人类的无边智慧创造了许多惊奇的发明,开创了称作“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新时代,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居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约8.4亿人在挨饿或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局面。甚至在工业国家,1亿多

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3 700 万人失业,鉴于这些情况,上述愿望更加紧迫。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国家都认为必须将巩固和平和促进发展作为其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以便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冲突减少以及贫困现象减少的世纪。

和平与发展是两个伙伴;它们就象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一样相辅相成。只有在持久和平——所有国家的和平、每个地区的和平以及整个地球的和平——的坚实基础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发展纲领中的观点:发展是和平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年来,一系列事情表明,争取和平的趋势在继续,我们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到某些满足。存在了几十年的冲突现在已经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各国、其中包括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了部分改进。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之后,《化学武器公约》(《化武公约》)也已经生效。东南亚无核武器区(东南亚无核区)已经建立。

虽然如此,如果和平不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世界人民就不可能得到持久和平的保障。少数几个国家有权保持其绝对优先地位,甚至使它们有权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而许多国家却生活在不安全的恐惧之中,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仍然需要使我们地球摆脱核武器的负担,禁止、全面和坚决地禁止生产、储存、威胁和使用这种最可怕杀伤力最强的武

97-86115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器。在这方面,我们期待核武器国家不久将签署东南亚无核区条约附加的议定书,以加强该条约的力量,从而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作出实际贡献。

在我们星球各地区仍然充满冲突之际,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今天,中东再次使所有人感到严重关注。我们赞成这样的立场,即必须作出最大努力,使我们在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平,该地区已经饱受太多的苦难,而且遭受这些苦难的时间也太长。只有保证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建立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权利、以及最迫切的是严格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和马德里会议各项原则以及签订的各项协议,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值得庆幸的是,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稳定正在上升,目前正在进行渐进的努力,使这种趋势更能够持续。我国与柬埔寨接壤,我们特别重视这个邻国的局势。我们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根据我们的总外交政策,我们坚持维护充分尊重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原則,维护一国事务应由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下自行决定的原則。与此同时,我们衷心地希望柬埔寨人民实现和平与稳定,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的家园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我们真诚地希望不遗余力地作出努力,促进与柬埔寨王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越南濒邻我们称作东海的南中国海,越南一向认为,在这个地区的冲突应该在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基础上进行谈判解决,以期实现可持续的持久的解决。目前必须保持现状,自我克制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影响该地区稳定以及国际航海安全的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努力制订各当事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措施。我们对朝鲜半岛局势最近出现的积极发展也感到满意,我们希望这些发展在世界这个非常敏感的地区促成持久和平。

和平是发展的最重要条件,没有各国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及互利基础上进行合作,和平是不够的。今天,世界正日益相互依赖,由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影响,发展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强烈。

显然,各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扩大市场、争取更多伙伴并且加强投资和技术转移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现实有一个阴暗面:自由化进程使竞争极为激烈,在这场竞争中,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在经济发展上仍然处于低级阶段的国家没有优势。因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毫不奇怪。

这种局面使国际社会面临两种选择:听其发展,这将造成更严重的危机,影响全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或者进行合作共同发展。我们认为,第一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第二种选择将使所有人都可获得利益。

抱着这一观念,我们认为,必须扭转双边和多边官方发展援助下降的趋势。

抱着这一观念,我们期望更有力地转让技术,因为显著和迅速的科学与技术进步正带来使发展中国家更加落后的危险。

抱着这种概念,我们要强调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建立合理的贸易条件,并确保发达国家扩大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入市场机会的需要。

抱着这种概念,我们认为现在正是完全放弃过时的过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时候了,即强加不公正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条件;制裁和禁运等等,造成国际关系扭曲,人民痛苦,以及严重地践踏人的最基本权利——即和平生活的权利。

在当今世界的总情况下,联合国改革已变得越来越必要。我们赞同秘书长提出的许多意见。我们认为,除了促进维持和平以外,促进公平的国际合作——联合国议程上的一项首要任务——必须意味着更加有力地协助发展。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的报告“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A/51/950)中阐述的思想,其中特别强调,促进经济发展和发展合作是联合国的首要任务和职能。我们希望,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将加强对联合国各发展方案的贡献。

在此我要表示,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向越南提供的援助,特别是帮助我国经济更新,以执行减轻贫困、卫生保健和教育发展,以及国际一体化的社会方案。在最近在河内举行的越

南和联合国合作二十年审查会议上,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越南和联合国发展系统之间的伙伴关系效率。

关于联合国结构,我们一贯认为,它应该反映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又有100多个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的组织结构和工作程序应该更加民主化。需要大大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包括在安全理事会。与此同时,大会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根据这些精神,我们赞同必须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的意见,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满意的席位数目,并确保每一个会员国都有同样的责任和权利。我们认为,为了制订一份联合国改革的全面方案,应该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

越南第十届国会刚在河内举行第一次会议,以选举产生我国的最高领导人,批准新政府成员名单,以实现两代领导人的重要连贯性。这届国会具有特别意义,它将领导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走上全面振兴的道路,通过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实现“强国富民,社会公正文明”的目标,以便到2020年,把越南变成一个基本上工业化的国家。

在外交关系上,越南将始终推行一项独立、多样的开放性外交政策,沿着逐步实现区域和国际一体化的路线促进多边关系,为和平、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根据这项政策,越南将继续成为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的一名积极成员。根据这项政策,越南正在为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加强合作作出贡献,并在积极筹备明年年底将在河内举行的东盟第六届首脑会议。根据这项政策,越南正在抓紧时间,确保成功地组织将在河内举行的讲法语国家第七次首脑会议。根据这项政策,越南正不遗余力,为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做切实准备。也根据这项政策,越南希望在本届大会上举行的选举中成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成员。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一合理愿望将会得到会员国的慷慨支持。

在我们在新世纪的前夕为实现和平和发展的崇高愿望而奋斗的时候,国际社会各国将会发现越南是一个诚挚的朋友,建设性伙伴。就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联合国活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使所

有国家都能为在和平和伙伴合作中共同发展而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外交部长阿卜杜勒·萨马德·阿扎德先生阁下发言。

阿扎德先生(孟加拉国)(以孟加拉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和荣幸地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最衷心地祝贺你一致当选。这不仅是对你杰出的外交技巧和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恰当承认,也是对贵国的敬意。我国同贵国享有友好关系。

我要对你的前任,马亚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所做的出色工作。他是一位极为活跃的主席。实际上,他给大会主席一职带来了新面貌。

对我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来说,这是他就职以来大会的第一届常会。他在履行其繁重责任的过程中,付诸应用关于联合国系统的无与伦比的专门知识。实际上,他是这一系统内典型的权威人士。他就任这一秘书处最高职位是对其突出能力的承认。他对进一步精简联合国系统,推动其适应当今现实和需要这一任务给予的优先考虑,确实值得称赞。

关于改革问题,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主动提出改革建议给予全力支持,对这项建议,大会稍后将在其工作过程中加以审议。应当承认,这项建议是及时的,它的提出是为了提高联合国的效率。我们希望改革进程将维护和促进《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中心地位和神圣性。我国代表团还希望,推进改革进程的基本目标应是加强本组织处理发展问题的能力。孟加拉国赞成在所有国家充分参与的非正式全体会议上讨论一揽子改革计划。

《联合国宪章》有其永恒的有效性。就其定义而言,改革必须是随时间、问题和优先考虑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定期进程。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旨在改进联合国行政和管理的任何努力。会员国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坚决主张,它们委托给本组织的资源应最有效地用于促进《宪章》的目标。孟加拉国保证将对消除重叠,实现最佳的协调和优先次序给予毫无保留的合作与支持。然而,

改革不能取代政治意愿,这两个方面必须是相辅相成的。

在改革的实行方面,孟加拉国希望强调,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特有的国际性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损害。按照《宪章》第101条,秘书处人员的聘用,应以效率、才干及忠诚为最高标准,同时适当考虑地域分配。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提交国际公务员行为守则的建议。

没有必要的财政资源,联合国的任何改革努力都不会取得成功。联合国目前财政危机的持续,严重影响了本组织的运作,对财政困难的联合国来说,最需要的刺激因素是那些仍然拖欠会费的会员国全部和无条件地支付会费。

对立同盟、大国集团和意识形态分裂的冷战时代幸运地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要想实现真正的和平和国际安全,我们还需要进行和赢得另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联合国必须允当前驱。这是一场消灭贫困、愚昧和偏见的战争。

和平不会自然而然地凭空出现。必须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动勤奋创造、维护和巩固和平,这些行动与发展及人类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建立和平文化,以使和平持久并包容一切。一些年来,正如发展概念一样,人们形成了安全概念,如同大会主席去年所讲的,联合国可以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可以在宏观层面上强烈影响与其他机构的协调,这些机构掌握更多的资源,但其结构却不够民主。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扩充和改革问题。扩大安理会的总规模以使之更具代表性,有其明确的逻辑和道理。在问题的这一方面,似乎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尽管对新的安理会的确切规模仍然存在分歧。但在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意见的趋同,更不要说共识。孟加拉国已经阐明了它所关注的问题,任何扩大都不应忽略较小和较脆弱的国家关切,因为它们是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和活力问题上,具有最切实的利害关系。

在1990年代的十年中,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全球性会议。这些大型会议处理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同时,由于联合国发挥了中心作用,达成了重要的政治共识。这

些聚会特别强调了人类发展对实现持久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意义。

今年6月份通过的《发展纲领》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系列行动的高潮,是所通过的各项计划和行动纲领的综合体。《纲领》是四年期间进行的艰难和曲折谈判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达成了迫切需要和显然证明有理由的发展共识。当然,至关重要,是连同《发展纲领》,后续行动和执行应当与这些会议的成果相一致。

孟加拉国认为,没有民间社会的充分参与,这一进程将仍是不完整的。鉴于民间社会在推动全球伙伴关系中的关键作用,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在2000年召开一次人民千年大会的建议。

目前,人们普遍同意,自由企业、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与竞争,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经济扩展,是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民主、廉政和法治等因素。然而,这一点,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决不应削弱建立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增加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输入更多的外来私人投资、技术和管理专门知识的转让以及更多的外来援助,对确保发展都有其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经济自由化必须与适当的社会保险网络配合在一起,以为社会中最脆弱的阶层提供保障。

令我们感到担心的是,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流动继续下降。然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种趋势将得到扭转。南方的发展不仅仅是对和平和安全的投资,而且明显地将在长远或不太长远的时期反过来对北方国家有好处,因为这将意味着为它们的出口提供更大的市场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效益。发展常常被人们适当地描述成一种伙伴关系。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困境要求予以十分谨慎的考虑,并且过去在国际议事日程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焦点。分别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举行了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两大国际会议并通过了重要的决定和行动计划。然而,这些决定和计划的执行情况却令人失望。我们希望能够在2000年就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召开第三次联合国会议,以便在下一个千年开始之际制订全球支持最弱小国家的行动方针。

我们强烈要求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以特殊考虑和让步,以使它们能够满足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期限。确实,如果情况允许,对这些国家的最后期限甚至可以更加灵活。我们也强烈要求下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所有涉及到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包括其产品免税进入国外市场的问题,应当给予最有利的考虑。

冷战的结束也许自然燃起了我们对于新的令人激动的世界秩序的希望,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各国将分担自由和公正的责任,强国将尊重弱国的权利,这是一个边界开放、贸易自由、思想开明的世界。这一理想能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和鼓舞。为实现这一理想尤其在区域一级,包括贸易和投资等经仔细确定的活动核心领域的合作是发展的宝贵手段。

在我们本地区,我们正通过南亚地区合作联合会(南亚联合会),努力加速合作中心领域的进展,诸如消除贫困及扩大区域贸易与投资。在南亚联合会的范围内,我们还在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四国发起了“增长四边形”,以探讨联合经济活动领域并充分利用邻近因素。此外,在南亚联合会之外,孟加拉还加入了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经济合作组织(孟、印、斯、泰经合组织),以便加强这四国在经济和商业领域的合作。现已经作出协商一致决定允许缅甸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这一次地区集团。

去年我在大会发言时曾提到我国在与印度就共享恒河水域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这个问题证明是长达20多年来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令我们十分满意的是,去年12月,我们在最高政治级别与印度签署了一项关于共享安排的30年条约。现政府自就职以来仅数月就签署了该条约,这说明只要有良好的意愿和政治愿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国家一级,我们正向私营部门提供一切便利与合作,并为外国企业家来我国投资提供慷慨的优惠。政府的作用是监督并提供必要的安全条件。政府正竭尽全力与普遍的贫穷和匮乏的毁灭性灾祸作斗争,以使我们实现我们的国父穆吉布·拉赫曼为之奉献整个政治生涯和一生的梦想,一个自由、进步和繁荣的,并与世界和平相处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梦想。

我们在小额信贷方面也起着开创性的作用。由格拉米银行发起的小额信贷,已在许多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得到承认并竞相效仿,在根除贫困及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小额信贷被认为是最具创新的方法。今年早些时候在华盛顿召开的小额信贷首脑会议开的很成功:会议制订了到2005年以前将使1亿家庭从贫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在联合国,“小额信贷之友”大使们已经采取了主动行动,以便在联合国系统内贯彻这一实施进程。

在孟加拉国,我们优先并重点考虑诸如保健,教育,计划生育,妇女发展及保护并促进人权等方面的社会部门发展。我国总理在这方面的主动行动及努力已得到广泛的支持。我愿在此特别提到在国父的杰出女儿谢赫·哈西娜总理的努力有力领导下,我国政府已经宣布,决定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预计我国国会将于明年通过该委员会必要的立法授权。我们也正着手成立农村法庭,以为基层人民申张正义。这种参与性司法的概念仍然是个新概念。其目的在于确保给予社会最低层的公民快捷有效,并花费不多的公正。

谈到人权问题,我愿对杰出的、卓越的玛丽鲁宾逊夫人就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高兴。并向她保证我国政府将全力合作。我们期待与她紧密合作以推动人权,这是我们共有和珍视的目标,特别要关注发展权利、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孟加拉国的宪法特别规定我们的国际关系应主要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基础。为此,孟加拉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感到特别自豪和欣慰的事。我们认为,我们这一作用是我们对联合国及《宪章》的原则及宗旨的庄严义务和真诚的承诺。

我们在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是我们迈出的重要一步。

不言而喻,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互相依赖。然而仍令人不安的是,世界仍然是一个远远不应该如此的危险地方。西亚、巴勒斯坦问题、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阿富汗和大湖地区所出现的问题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当然,联合国正在寻求和平和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东和平进程将继续向前发展,多年的谈判,投资和努力将结出硕果。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众所周知。有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也有在联合国之外谈判达成的协定,根据这些决议和协定,能够在中东实现有意义的和平以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恢复独立家园的权利。

在下个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将必须作出集体努力,加强和巩固全球一级能有效处理冷战后世界各种问题的机构。联合国本质上是全人类的缩影,既反映了它的智慧,也反映了它的愚蠢,既反映了它的成功,也反映了它的缺点。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作为一个单一的人类大家庭一道生活是一种尝试。诚然,联合国是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组织—政府间机构的最高层次。然而,它也的确是以世界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的渴望为基础的。

《宪章》开头的一句话是: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世界各民族和各国将必须作出协同努力,才能在全球范围实现稳定、繁荣和有意义的和平。孟加拉国当然将站在这一努力的前列。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哈吉·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哈吉·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哈吉·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卡巴赫总统(以英语发言):再次在大会发言的确是一种荣幸。

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塞拉利昂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你当选主持本届会议的工作。你恰当地描述本届会议可以成为联合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开端的标志。乌克兰这个联合国创始会员单方面核裁军的果断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这本身

就是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大贡献。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秘书处的一位前高级成员,你完全具备指导本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的条件。

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坚定和干练地指导大会处理了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事项。

我们赞扬秘书长迄今在规划他静悄悄的革命—秘书处的改革—的轨道方面所作的大胆努力。在同一届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和秘书长都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我想通过秘书长向联合国系统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赞赏。他一直并将继续是支撑联合国正在世界各地所建立的和平及经济和社会福利结构的柱石。

我去年在这个机构发言时,详细谈了我国政府与革命联合阵线(联阵)达成和平协议的努力,对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员的安置以及我们的民族和解努力。我还谈到了我们的希望:对巩固我国新的民主体制的希望,对恢复我国经济和振兴遭受多年战争创伤的社区的希望。这些并非不切实际的声明。我们非常清楚实现这些目标所带来的挑战,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团结努力的范围内本着现实的精神,而且最重要的是带着信心和希望处理这些挑战的。

例如,在经济领域,所采取的对应行动是富有希望的,我国政府在一年内取得了以下成绩:实施了一项社会安全计划和最低工资法;建立了公共开支中的责任制和透明度;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和公共企业的改革,包括私有化;将通货膨胀率从65%降低到6%;使经济增长率从一年前的负10%上升到5%;以及计划制订投资规则。这些是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所看到的一些给人以信心的迹象。他们得出结论:塞拉利昂已稳步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复苏的前景达到最好程度。

今天,我带着沉痛的心情来到你们面前。在我发言时,我国正经历一场严重悲剧。1997年5月25日,塞拉利昂军队和革命联合阵线的一些人纠集一起,以暴力推翻了我国民主选出的政府,使国家笼罩在恐怖统治之下,其范围和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一夜之间,塞拉利昂变成了一个

集中营,充满各种恐怖暴行: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抢劫、没收财产和强奸。这些暴行仍在继续。塞拉利昂人民陷入了一个漫长的黑夜。在我国历史上,我国社会作为一个道义和社会统一体的生存面临危机。

今天,我正是在我国发生这些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来到你们面前,恳求,急切地恳求国际社会给予援助,拯救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我在这个讲坛上发言代表着塞拉利昂人民向联合国伸以求助之手,请求它将他们从灾难的边缘拉回来。

塞拉利昂人民普遍有共同的担忧,即如果现在不采取某种行动,则军事政权的野蛮和冒险行为将把该国推入深渊。他们希望国际社会不会允许军事政权把其国家变为一个大屠场。如果因为没有政治意愿和任何其他原因而听任任何局势长期自流,则热爱和平民族对正常人所应享有的生活的希望,就会遭到背弃。我完全相信,这不可能是联合国想看到在塞拉利昂发生的情况。我对本组织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监护者和无力自卫的弱国的最终捍卫者的信念,仍如以往一样坚定。我正是借助成为我成年生活一部分的这种信念的力量,提醒大会注意塞拉利昂的问题。

只有迅速恢复民选的塞拉利昂政府,才能够持久解决危机,并使该国恢复正常和恢复它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名负责成员的地位。这么说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坚持恢复我国政府,不过是坚持把塞拉利昂人民在该国独立后的历史上最严密监督的选举中自由和公开选出的政府交还给他们。实际上,于哈拉雷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在审议该问题时决心坚定和明确地谴责政变,并呼吁立即恢复塞拉利昂的宪法秩序。

我国政府是当时全国临时管制委员会这一军事政权下展开的过渡进程的产物。正是该政权任命了全国临时选举委员会,作为负责议会和总统选举的管理机构。应全国选举委员会的要求,伦敦的英联邦秘书处提供了3名专家,包括一名法律文书起草者来协助选举的筹备工作。其中没有一人以前到过塞拉利昂,他们在该国不认识任何人。他们参加全国临时选举委员会的意义在于把最高级的国际选举做法应用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欧洲联盟也提供了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民教育专家,而联合国则提供了一位后勤专家。

换言之,国际社会进入了选举管理机构的中心,以确保选举进行中最高标准的诚实与透明度。

1996年1月,在筹备选举的过程当中,马达·比奥准将迫使作为全国临时管制委员会主席的瓦伦丁·斯特拉瑟上尉离职,并立即发动了一场推迟选举的运动。这次运动的大旗是“先和平后选举”。一次由各政治党派、军队、警察、工会、妇女组织、教会和清真寺以及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全国协商会议,于1996年2月召开,以就此事作出宣布。我谨补充一点,出席会议的还有国际社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支持举行选举。顺便提一句,革命联合阵线也被邀请参加民主进程。该阵线清楚地表明其对合法民主原则及程序的态度,严正拒绝接受邀请。

这样,于1996年2月26日和27日举行了选举。来自英联邦、非洲统一组织、非裔美国人协会、非裔美国人劳工中心、英联邦工会理事会和世界教会理事会的观察员,完全由联合国亲自协调。在投票结束和正式宣布结果之前很久,国际观察员们于1996年2月29日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指出尽管出现一些挫折,但他们看到投票相当和平、有秩序和透明地进行,这使他们断定

“结果将真实地反映塞拉利昂人民的意愿,并迎来一个民主的时代”。

军队中的反民主力量及其同盟联合阵线未能通过政治伎俩阻止选举的举行,在那些反叛者出来把人民吓走而不去投票的农村地区发动了一场恐怖与恐吓的运动。很多无辜的男女被砍手,一些人被用热熨斗烙上标记,更多的人致残的方式是我无法当众描述的。但是任何恐吓都压不倒人民结束军事统治和所有相关虐待行为的决心。

使我国政府当政的选举不仅仅是一次以一个政府取代另一政府的选举过程。它们实际上是塞拉利昂人民的一次历史性机会,来结束近30年的不民主统治,其中最后4年则是彻头彻尾的军事独裁。

事后看来,人民先是反对阻止选举的政治花招,然后反对把选民从投票站吓跑的恐怖和恐吓运动,他们的胜利似乎使我国的反动力量仅剩一

条达到其目的路可走,那就是以违宪的方式推翻任何文职政府,而这正是5月25日所发生的情况。

塞拉利昂人民以非洲历史上独特的方式回应这次政变,数以千计的公民——一些是由于怕死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干脆放弃家园和他们的国家,进入邻国,宣布他们宁作为难民在塞拉利昂国外生活,也不处于非法军人政权的统治之下。留下的人拒绝去工作,并以各种方式拒绝与军政权合作。这表明了塞拉利昂人决心永远不交出其得来不易的民主。

在我国,数百万手无寸铁的捍卫民主事业者与哗变士兵的武装反动集团及其革命联合阵线的追随者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斗争。塞拉利昂人民在展开这场斗争时,从未怀疑纯粹的军事优势在哪一方。继续使人民保持坚决抵制并坚定其勇气的是相信和期望国际社会不能也不会使他们失望,实际上就是对于无论他们目前正面临何种困难,公理终将战胜强权的信念。

该政权对手无寸铁的公民进行恐怖统治,每天发生的抢劫、强奸和其他野蛮行径。。这些现在已经成为塞拉利昂的生活方式,任何目睹这一切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和平。塞拉利昂没有和平。在那里正在发生的是联阵对乡村社区带来的恐怖——杀戮、断肢、抢劫、任意和非法地劫取各种私有财产以及许多其它罪行——现在已经普遍化,包括了城市中心。为进一步加强对于无辜平民的袭击,非法的军政府终于采取了在全国和在首都城市本身之内埋设杀伤地雷的作法。我无须详细说明对于无辜的男女和儿童而言,这是何等恐怖的行径,他们开始成为这些隐蔽武器的受害者。

这正是我国政府所要避免的。在我作为总统发表的就职讲话中,我将谋求和平和结束叛乱战争,作为我最紧迫的优先工作。在就职后几天内,我在科特迪瓦、亚穆苏克罗同联阵领导人福戴·桑科下士签署了一份公报,在公报中我们有效地商定了一项永久停火。那项协定为政府同联阵之间进行谈判开辟了道路,最后产生了1996年11月30日的《阿比让和平协定》。

我国政府所不知道的是联阵在谈判中没有诚意。我们对联阵的话信以为真,认为他们口称

对和平的承诺是真的。谈判拖延了,因为联阵坚持在某些问题上坚持不让步。我们对这些作了让步,希望联阵会遵守所产生的协定。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对联阵的诚意表示怀疑的人。我们之中有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基于我们各族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我们宁愿让希望而非畏惧来指导我们。

在实现和平之后,民族和解是本政府政策的又一中心点。在本政府形成之初便开始奉行这项政策。本党在议会中占有大多数,我本人也是以令人信服的多数赢得总统选举。因此,在选举结果的基础之上,我没有义务将其他政党的人包括在本政府之内,但是,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比较开明的看法,并决定如果要推进民族和解的事业,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是可取的。因此,我任命一位少数党的领导人担任我的财政部长,使他真正是政府中第三资深成员。其他部长级和高级职务,吸收其他政党人担任。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团结政府。

民族和解的政策还得到进一步深入。前军政权,国家临时统治委员会没收了许多塞拉利昂老年人的财产,这不是基于法律和适当程序而是基于特设调查委员会,其调查结果不予公布并无法上诉。没有人自认为这些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主持了公道。然而,根据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仅有许多人丧失了其财产,其中有些人还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资格。如果塞拉利昂的新民主要具有任何意义的话,就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任命了全国和解委员会,并向英联邦秘书处申请由一位资深英联邦法官审议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拨乱反正。我要的是一名具有适当资历和出色的法官,他作出的判决会受到尊重。英联邦秘书长为我找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乌尔里克·克罗斯法官来工作。在政变发生时,他本来预定返回塞拉利昂,继续担任全国和解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使国家临时统治委员会军政权执政的1992年4月政变之后许多塞拉利昂人流亡在外。他们也必须得以安全和有尊严的回国。自从1992年4月政变以来前总统约瑟夫·赛义杜·莫莫一直流亡居住在几内亚。本政府使他回国并已同一个曾担我国国家元首的人地位相称的方式对他进行了重新安置。

我详细谈到这一背景情况是为了表明本政府为结束几乎5年的战争、为了实现民族和解和为了欢迎持久和平。而所作的一切。如果允许军政府继续执政这一切,其他许多工作便会化为乌有。因此,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问题是怎样迅速结束破坏性的军政府和使塞拉利昂得以重新加入人类主流社会。

一些抱有最良好意图,但是对局势了解甚少的人呼吁谈判结束塞拉利昂正在发生的悲剧。在我的整个事业中,我曾参加各种谈判。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谈判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因此,谈判的原则对我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谈我对同军政府进行谈判持有严重保留的话,那就是极不坦率的。

首先,军政府是一个不稳定的联合体。表面上它表现为每个成员在其中对共同作出的决定负有集体责任的一个政府。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军政府除了其组成部分继续掌权的决心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具有集体性质。眼下联阵可能同军队某些份子联合在一起,但无需掩饰,他们具有同样的长期目标。联阵并不是军队,它也肯定不受军队叛变派系的指挥。联政具有单独、独立的指挥结构,它从其本身的最高级指挥部,接受指示。因此根据我们的经验,假定与联阵进行任何谈判,可以预期它带着它本身一整套要求来到谈判桌旁。这个不稳定联合体的一个部分所作的决定无论怎样也不会对另一方具有约束力。的确,正因为它们具有不同和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因此,几乎没有同持一致立场的对方进行谈判的任何前景。

其次,联阵毫无疑问是军政府内占上风的一派。联阵的首要目标一直是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恐怖和谋杀,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就其现在的组成来说,联阵还没有任何一致的纲领。联阵不但和平地交出政权,反而威胁要发动一场焦土运动将国家夷为平地。它的立场就是,如果这它不能统治塞拉利昂任何别人也不应统治。

如果这几点都没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有看看军政府是如何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四国外长委员会进行谈判的了。西非经共体解决塞拉利昂危机三点方案依次要求

“早日恢复总统的合法政府,恢复和平与安全,以及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

这是该政权同西非经共体四国外长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基础。委员会同该政权在阿比让的第三次会议于1997年7月30日举行。本来期望这是一次突破性会议。但是,会议还在进行中,军政府领导人就在无线电台和电视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他的政权决心继续执政至少四年。他的讲话意在破坏谈判,他完全就是那样做的。他没有放弃他要继续执政四年的决心。

如果国际社会不顾非法军政府的不诚实记录,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走谈判的道路,那么,我建议这种谈判应该在军政府和西非经共体外长委员会之间举行,该委员会的成员数目现已增加到5个。要使这些谈判有意义,就必须在明确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首先,如果谈判恢复,西非经共体三点谈判议程必须继续是这些谈判的议程。然后,谈判必须有时间限制。如果谈判是无限制的,军政府肯定会进行阻挠,使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以希望它能逐渐地得到国际社会事实上的承认。

其次,军政府代表团必须由军政府领导人本人率领。五国外长委员会应不打折扣地坚持这一点,因为如果军政府的代表团由别人率领,随之而来的否定和口是心非就会变得无限制,无休止。最后,为确保军政府以应有的认真态度对待谈判,当前的国际压力或措施不仅应保持,而且应进一步加强。这样,军政府所宣称的谈判意图是否真实就将受到考验。

当做到了所有这一切,并在达成协议时,我们仍会面临实现真正和彻底民族和解的任务。塞拉利昂今天最为需要的是和平与和解。我从未忽略这种需要;正是这一目标影响了1996年3月我就任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5月25日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政策已经开始弥合的那些社会内部分歧。其结果是,通过一项更有力的民族和解政策便成为绝对的必要。

毫不夸张地说,军人—联阵联盟所奉行的那种政治信仰悖于有人计划的种族灭绝。自1997年5月25日以来,整个村庄、整个社区和被选定为目标的家庭在塞拉利昂的东部、北部和南部各

省被全部或部分地杀死,在莫扬巴、邦特、桑达、邦利、库拉邦伊、福雷杜古,这一清单长不可数。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塞拉利昂人强烈地认为,应该任命一个战争罪行法庭审判所有参与制造我们悲剧的人。我了解这一要求背后的感情。但我拒绝这一要求。我拒绝是因为它只能增加我们已经严重的问题,拖延实现持久的民族和解。

我在整个发言中强调将那些同军政府头目共谋的军队人士和军队的大多数区别开来。军队的大多数基本上说是正派的男女,他们忠于塞拉利昂军队的最优秀传统。即便如此,我认为那种对受到误导的军队人士和军政府内的其他人采取报复的政策无助于任何有真正价值的民族宗旨。

我们要求联合国做的只不过是1997年8月6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中的保证:

“军政府如果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安全理事会将准备采取适当措施,以期解决危机并恢复民主选出的卡巴赫总统的政府。”(S/PRST/1997/42,第2页)

同时,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援助西非经共体和西非经共体监察组(西非监察组),以便实施这一目标。这样做,安理会就不仅能够拯救塞拉利昂人民的生命,也能避免危机升级,这一危机正威胁着我们次区域和平与安全。为此,我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和塞拉利昂人民表达我们对西非经共体各国元首和外长委员会,感谢他们过去四个月里努力实现他们的得到安全理事会支持的目标。

一旦实现了恢复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这一目标,我国政府将本着曾经指导了1996年选举以来我国政府政策的和解精神,在适当的场合考虑安全和全面执行阿比让和平协定这一严肃问题。安全是压倒一切的。没有安全,任何有意义人道主义援助便无法送到塞拉利昂人民手中。

尽管联阵采取了背信弃义的做法破坏和平进程,尽管5月25日政变以来建立了危险的联盟,我的政府,塞拉利昂的合法政府对该协定已作出承诺。我们也对今年1月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秘书长的计划和建议作出了承诺。这些计划和建议旨

在阿比让和平协定得到执行的同时在塞拉利昂建立和维持维持和平行动。

我们准备恢复我的政府提出的和解、重新安置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和复原和重建的议程,近5个月前,军人—联阵军政府冷酷地打断了这个进程。我们认为对我国人民负有义务继续将我国经济从紧急救济方案改造成为现实的中长期自给自足的项目。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立即无条件地恢复我的政府,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是走向这一改变的第一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哈吉·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外交部长拉洛·科瓦齐先生阁下发言。

科瓦齐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邻国乌克兰的外交部长担任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这个崇高职务。在你完成你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中,你可以确信将得到匈牙利代表团的支持与合作。

我们还要赞扬和感谢你的前任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他出色地以创造性的精神为我们服务。

在冷战后时代,各国际组织正在经历深刻的适应进程。这里在联合国,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走上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联合国是否能在二十一世纪新国际政治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远见、现实主义态度和决心。如果我们各项决定的基础是大家共同坚定地致力于处理全球议程,我们就能使联合国在下一个千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出的改革建议是以任务的紧迫性,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健康的理想主义以及个人对变革的承诺为指南的。秘书长试图开始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早日实施具体的组织措施,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需要会员国自己采取行动的一揽子建议确实抓住了在现阶段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的那些联合国活动领域。一些建议应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并需要采取迅速和具体的行动,这些建议是为了确保发展合作方面的联合国努力具有预期的协调一致、加强联合国打击国际犯罪、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的体制能力、将人权关切纳入联合国所有主要的活动和方案中。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呼吁在本届大会批准整个一揽子建议,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以便将其变为有意义的行动。

匈牙利的外交政策继续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特别在其所在区域。前南斯拉夫的悲惨事件、前苏联领土上和其他地区出现的危机和动乱、中欧和东欧出现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为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关系的诱人的“药方”,所有这些清楚地提醒我们这些挑战危急的、有时是致命的性质。它们突出地表明国际社会以适当的手段及时地采取行动是多么重要。

副主席博伊德先生(巴拿马)主持会议。

匈牙利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其他多边区域组织努力帮助防止新的冲突、必要时发起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活动、巩固法治以及促进欧安组织地区的合作。我国谋求同本区域所有国家、特别是与其接壤的国家巩固真正的睦邻关系,并发起了区域主动行动和推动区域合作,以便对威胁区域稳定的新挑战更好地作出反应。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积极参与创立并谋求扩大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诸如涉及本区域许多国家的中欧倡议、中欧自由贸易和东南欧合作倡议,或同若干与我们接壤的邻国进行按我们需要制订的三边合作计划。区域和跨国界合作是区域稳定和安全的宝贵财富,必须适当利用以发挥其最大潜力。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马德里首脑会议请我们加紧进行加入该联盟的谈判,我们还期待着在明年1月开始进行加入欧洲联盟的谈判,我们在向前看时希望能进一步发展这种区域对话活动和范围广泛的合作,以防止出现新的分界线,并援助区域所有国家努力加入欧洲发展的主流。我们

还相信,通过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结构,匈牙利将成为联合国更积极的伙伴和支持者。

冷战后时代突出了一些紧急问题。其中包括与联合国冲突管理能力今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辩论涉及政治、法律以及常常还有情感方面。我们对为加强联合国迅速反应能力提出的建议表示欢迎。在这方面,近几年来匈牙利以各种方式增加了对联合国授权的维持和平活动的参与,包括提供基础设施和后勤支助以及部署军事和警察人员,其中一个例子是匈牙利向执行部队和稳定部队提供人员人数,并大大增加了在驻塞浦路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服务的匈牙利维持和平人员。在全球各地参与各种行动的我的同胞们的业绩和专业技能受到肯定,我们对此感到高兴。

在联合国的一些论坛中广泛地讨论了安全理事会的职能和成员数目的问题。合法性和效率都是任何形式的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重要前提。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安全理事会扩大后,其成员数目和构成不应阻碍、而应有助于作出有效决策和采取有效行动,得到广大会员国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与合作。就安全理事会的扩大达成一致意见是联合国改革进程的基本柱石。我们必须确保,今后有了一个包括德国、日本以及来自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一个国家担任常任理事国以及更多非常任理事国的安全理事会,我们将维护和加强这个重要机构的注重目标的特点。

本组织的财政改革是确保它可以生存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缴纳会费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项义务。匈牙利作了认真的努力缴纳其所有应付的财政分摊款项,现在我们属于一个目前为数不多、但希望能不断扩大的一类会员国,这些会员国全额和无条件地向经常预算以及维持和平预算缴纳款项。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我们必须找到会员国可以接受并有利于本组织的方式。匈牙利代表团准备参加进一步建设性努力,根据欧洲联盟提出的建议争取实现全面的妥协解决办法。

在冷战的政体结构垮台以后,不能再把国际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放在一些联合国活动遥远的角落。作为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人权事项应在所有联合国活动中以 fgvv 协调的方式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必须反映在给予足够资金上。

今天,人权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地遭到侵犯,我们都必须挺身捍卫人权,并在任何发生侵权的地方要侵权者负责。我们知道人权方面存在着区域、文化和其它具体情况。但是,我们认为这不应妨碍促进一贯普遍尊重人权,不对侵犯人权情况出现自满态度。

我们还为秘书长高明地选择玛丽·鲁滨逊夫人作为下一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感到高兴。我们将帮助她,使联合国更有效地回应人权挑战,包括产生于种族歧视的挑战。正如最近事态发展所显示,这些是对区域和国际稳定与安全的威胁。

发展和环境是未来,甚至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问题。联合国这方面活动应该导致拟定一项所有国家可接受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方案。我们愿对这个领域中进展不够表示关切。我们充分支持旨在谋求解决紧迫的欠发达问题并制止我们的星球生态住区退化进程的努力。

武装冲突继续造成伤亡,由于杀伤地雷的存在,有时在敌对状态停止几十年以后仍造成伤亡。成千上万无辜受害者的苦难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权团体和人道主义组织有效宣传的结果。匈牙利支持全面禁止这类装置。我国政府从一开始便支持渥太华进程;它欢迎在奥斯陆就该问题举行的外交会议获得成功,并打算成为新的《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第一批签署国。这是发展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努力制止扩散和滥用这类武器所造成的巨大人类痛苦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我们认为,奥斯陆会议的显著成就不减少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的其他论坛在促进新的《公约》目标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最近冲突中犯下的可怕暴行和种族灭绝途径加速了有关建立对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的谈判。通过设立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特别法庭,国际社会重申一项重要原则:所有犯下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人应负有个人责任。我们的正当期望是,应对法庭起诉的所有人

绳之以法;此外,不充分与法庭合作将不会没有后果。

在这两个特别法庭运作中得到的经验有助于国际刑事法庭的想法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从而在全球一级为个人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刑事责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我们承诺在本届会议加紧谈判,以便在明年举行的外交会议上最后定下该法院规约。

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必须集中努力准备采取务实措施以使联合国成为有生命力和有活力的机构。如果我们想为这个人类的试验确保象样的前途,我们就必须保持变革的势头。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面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比齐马·卡哈拉阁下讲话。

卡哈拉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愿在这个讲台上祝贺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阁下全票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我肯定成功地主持本届会议的工作将表明我们大家对他作为政治家的杰出素质的信任是有道理的。

我还愿赞扬他的前任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他的能力和智慧得到了我们大家的高度评价。

还请允许我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他献身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并十分了解世界和平前景所依赖的问题。

我想强调我国致力于《宪章》的和平、安全、民主、人权和发展的理想。为了这些理想的胜利我们进行了斗争。自古以来有少数国家,由于其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承受了痛苦的黑暗历史以及严重侵犯人权和人民权利情况的压力。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其中之一。

在 1885 年,当非洲受到殖民化时,我国被定为一个属于比利时国王私人财产的国家;它经受了除其他外与开发红橡胶和其它强迫劳动有关的暴力和公然侵犯人权。它在 1908 年成为比利时殖民地,后来经历了不仅拙劣而且灾难性的非殖民化进程,因为我国成为东西方战略竞争中全球利益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于1960年6月获得独立以后,在冷战的高峰,我国主权的象征帕特里斯·埃梅尔吉·卢蒙巴总理为了这种主权而献身。

在国际社会视若无睹的眼皮下,一个血腥和反动的独裁政权在非洲心脏地带形成,它符合主宰一切的西方利益,其使命就是破坏邻国的稳定。三十年后,由于1989年世界发生了政治变化,国际社会遗憾地看到它支持该政权的灾难性后果,这个政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

这些年来,的血腥和卑鄙独裁所造成的灾难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没有必要对此详加阐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系统所有机构都对二十世纪末蒙博托政权的代表性进行了研究、评估并提出扣人心弦的感人证词。

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开幕恰巧也愉快地是非洲涌现新一代领导人之时,他们完全致力于非洲复兴事业,并受到主宰大陆命运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作用这一果断意愿的激励。

洛朗·德西雷·卡比拉先生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位,他为重建共和国所作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960年9月14日首次刚果民主经验中断那一天。

刚果革命1997年5月17日的胜利是继打败南非种族隔离后又一个现代非洲具有最伟大政治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它代表着恢复泛非主义的胜利,而这是在当今世界情况下拯救非洲的唯一道路。

非洲大众坚持武装斗争及其从友好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得到的支持,都足以突出表明这场解放斗争的积极性质。

刚果人民感谢大家支持一个关心法治和改善人民福利的新型进步政权来到金沙萨。刚果争取解放民主力量联盟战胜蒙博托独裁的胜利确实是进步和泛非的非洲战胜蒙昧主义、悲观主义、病态心理和失败主义的胜利,而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某些大国保持对大陆政治和战略控制的借口。在一个政府和共和国都奄奄一息的国家,洛朗·德西雷·卡比拉领导的公共安全政府正在不懈地不断努力恢复政府和重建共和国。

通过改组政府、舆论和解和平民人口重新工作,已经为实现国内稳定化作出各项努力,同时

还为实现和平与区域稳定作出其他各项努力,以便创造有利于有益国内外投资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我国的非洲政策是旨在改善同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帮助它们更好地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并加强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在抱定促进经济发展目标同时,我们也致力于非洲防止、处置和解决使我们大陆瘫痪的各种区域冲突和危机。

这种改变我国外交政策的愿望是以我国的国内政策为基础的,其目标是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并在我们各种活动中更加重视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这里要强调贸易促进有益的商业活动与投资,最终实现新型适当技术的转让。

另外,我们打算努力改善我们同所有伙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以确保对我国国家重建方案有更大理解并作出更大承诺。该方案基本上涉及复兴的紧迫行动和步骤,其高度人道主义性质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无条件的支持。

这项政府方案包括以下优先事项:即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农业、保健和社会服务、国家教育、创造就业和消除失业、个人及财产的安全和保护、以及和平和国家及区域稳定。

我们已能够在领导国家的四个月中特别在政治和外交一级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通过恢复司法确保人口安全、保障所有权、努力消灭国内体制化腐败现象、前扎伊尔武装力量军事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和建立国家共和军队、通过在金沙萨举行一次旨在着手加强区域合作的首脑会议,建立良好区域关系、乌干达、卢旺达、厄立特里亚和坦桑尼亚等国总统对金沙萨进行工作访问,以及刚果国家元首访问安哥拉、南非、卢旺达、纳米比亚和赞比亚。另外,我国政府还参加了次区域就具体区域问题召开的历次会议。我们还要指出,目前布拉柴维尔危机的各参与者都已同卡比拉总统进行磋商。

经济步骤包括:克服通货膨胀和当地货币重新定价、降低粮食价格并向各城市中心提供基本供应、目前实施的货币改革计划和调整中央银行结构。

社会和文化步骤包括:恢复文化和艺术生活、克服为国家工作的父母所处困难处境而恢复初级和中等教育,为首都提供饮用水以及各项电气化和公路工程。

在本届会议就各项联合国改革提案进行辩论时,我要首先表明,设想各项改革的战略目标必须是为联合国的适当运作提供更好条件,以便使它可以实现其创始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建立一个持久、民主、负责和可靠的联合国。这项努力的第一阶段必须是评价冷战对原集体安全制度的影响。由于冷战使《宪章》规定的制度瘫痪,冷战结束应该创造有利条件,使《宪章》第七章规定的集体安全制度可以成功。第二阶段应该分析为什么在预防性外交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在实际作业方面效率不彰。而且,我们还应考虑预防外交主要机构的政治权力,以保证这些政治权力符合体制限制。

我国关于联合国行政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的立场就是整个非洲的立场,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已经阐明这个立场,并为其作辩护。我们反对进行象征性的改革,反对使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仅仅成为傀儡。

我们对改革的关注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全世界的冲突局势以及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各种威胁。今天,在武装冲突方面,非洲仍然是世人注意的中心。特别是中非已经成为一个火药库,其原因是毫无控制的武装团伙跨越我们几乎所有的边界,这些团伙冒充难民,在整个地区制造不稳定。

正因为如此,我们紧急地呼吁联合国尽一切努力,结束其目前的埋头于砂砾中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只会削弱象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可以在分区域发挥作用的地区,并使这些国家不稳定。

例如,现在很明显,冲突各当事方日益失去对布拉柴维尔危机的控制,这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的刚果人都不能接受这个危机。刚果民主共和国受到从附近的布拉柴维尔故意发出的炮弹袭击,刚果民主共和国一直在接收从该国逃离的难民,而且在不是冲突当事方的情况下自1997年9月29日和30日以来已经有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认为,鉴于该

冲突对人民的损害,鉴于该冲突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个冲突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今天早晨,我们了解到,有更多的炮弹落在金沙萨,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不能接受的。

中非共和国由于卡萨义难民营的骚乱而受到重大创伤,它必须从联合国的特别合作中得到缓解,这种合作的目的是加强已经在地面部署的非洲监测执行班吉协议团。

我们坚定地支持《卢萨卡议定书》,该议定书是为在安哥拉重建和平与稳定而制定的,我们与该国共同拥有2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我们要求严格尊重该议定书,我们谴责安盟不断违反其规定的行动。

关于布隆迪,我们支持阿鲁沙进程,并且坚持所有人得到民主和安全的原则。

在塞拉利昂,我们希望恢复法制和民主行使权力。

我们欢迎在利比里亚恢复和平,欢迎查尔斯·泰勒总统获得选举胜利,我们希望这一经验将成为一个里程碑,成为各邻国效仿的榜样。非洲走向民主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但这是条只有非洲人才能够选择和走下去的道路。

我在此欢呼美国关于举行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倡议,其目的是加强非洲国家通过冲突的预防和管理以及通过改进良政建立和平的能力。

中东的局势仍然令人担忧。刚果民主共和国促进所有当事方严格尊重马德里和奥斯陆协议,在一切情况下优先考虑真正的对话。和平奖励是通过容忍而获得的。

在远东,刚果民主共和国完全支持朝鲜统一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正在进行的谈判将取得积极结果。

环境问题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延续也威胁着全球和平。拥有重大全球性森林保护区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森林遗产。我国的外债已经达到140亿美元,我国呼吁主要捐助国表现出更大的声援,对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采取更加负责和一贯的态度。就遭到严重破坏的刚果具体情形而言,我们

不知道这百余亿美元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因为整个国家已是一片废墟—没有道路、桥梁、学校或医院。众所周知,这些资金从来没有到达刚果,这些资金多数都已经存入美洲、欧洲和亚洲各银行。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求完全彻底地勾销这笔债务;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要求联合国合作,促使目前正在全世界流通的这140亿美元回到刚果。

在此,我们庄严地向南非共和国、比利时王国、瑞士联邦和美国等国政府表示感激,它们在这个事项上进行了合作,我们并且希望尽一切努力,使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进程获得积极结果。

无论如何,我国以及其他非洲国家没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采取一贯的全球性办法。因此,目前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国际合作反而加剧这一问题,而且那里对国家建设提供任何新的捐款的前提条件是偿付欠款,这是不幸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持关于使殖民大国过去没收的文化财产物归原主的一切倡议和建议。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支持建立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将有权力审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道主义方面的罪行。

裁军问题以及同发展的关系也列入我国外交政策议程。虽然我们欢迎秘书长建立一个新的裁军部的倡议,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希望能了解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情况,以免工作重复。

我们希望联合国继续努力,保证有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并保证在常规武器方面争取全面彻底裁军的努力产生成果。

刚果民主共和国参加有关杀伤地雷的渥太华进程。我们谴责杀伤地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希望在谴责这些武器的同时,各国真正愿意找到解决内战的国际办法,并以危害人类罪起诉那些应该为这些战争负责的个人。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谈到大湖地区的总局势,特别是卢旺达难民和调查我国东部曾发生所谓大屠杀问题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

精心策划反对刚果争取解放民主力量联盟和反对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总统阁下政府的世

界人权和人道主义权利运动,在某些方面使人想起1960年联合国对刚果可悲和不幸的干预。

我们的立场是,难民问题,不论他们是否胡图族,只能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绝不能成为政治问题。因此任何使难民问题政治化的企图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

特别是关于所谓卢旺达难民和他们曾经遭受屠杀的指责。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将对任何愿意听的人们重复,我们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而且,我们从不掩饰对被掳为人质和成为决心进行种族灭绝的卢旺达极端势力受害者的卢旺达妇女和儿童的道义关切。在这问题上,我们反对的是把前武装部队和民兵当作难民,完全不顾《日内瓦公约》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有关公约的规定。

这里我愿请安理会作证,安理会一些成员正确地拒绝接受部署一支由加拿大牵头的国际干涉部队,理由很简单,即真正的卢旺达难民都已返回卢旺达。从基布一直流窜到刚果(布拉柴维尔)、中非共和国和由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控制的安哥拉地区的那些武装匪徒并不是难民。他们劫持人质,这是谁也没有权利视而不见的。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从各种人道主义机构只能遣返100名难民回卢旺达。他们花了10亿多美元,几乎每天花120万美元,而刚果争取解放民主力量联盟在四天内,在安全和完全有尊严的情况下,协助70多万卢旺达难民自由遣返。同样,刚果争取解放民主力量联盟由于人道主义原因,曾不只三次下令停火。这一运动打通了人道主义走廊—公路、铁路和航空—以使和协助卢旺达难民遣返。同样这一运动曾经为所谓的难民提供食品和照料,今天却被指责在赤道森林中屠杀他们。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避难所,世界上任何地区遭受迫害的任何人都能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关于难民地位的1951年日内瓦公约》和有关的非统组织公约的规定,在我国得到庇护。因此,在卢旺达人遣返后不久,我们就接受了来自布拉柴维尔的刚果人。但是讽刺是的,

(以英语发言)

这些难民并没有象卢旺达难民那样得到国际社会的关心。他们是二等难民。

(以法语发言)

人们能否至少看到,卢旺达难民在刚果的存在,特别是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成员和民兵的存在,将会对刚果造成怎样和多大的伤害?有没有人估计过这些假难民在刚果领土上的活动的影响?

既然谈到难民问题,就不能不提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我要尽量利用这次机会,提请大会注意调查委员会明确的人道主义性质。它绝不能变成一个政治性特派团,但它迄今就想这么变。应该理解,该委员会在实地部署绝不能违反我国的独立和主权,我们对国际组织的信任既不表明我们软弱,也不是我们看不到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有人企图利用这些结构来削弱某些力量。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接受,我重复一遍,

(以英语发言)

我们已经接受,贵小组可以开展工作,而且我们期望这一小组开始工作。我国政府将尽力确保它们完成工作。但是,届时它们必须解答某些问题,特别是我国东部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谁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做的,为什么,有谁帮助?调查团必须告诉我们,是谁给他们武装的。为什么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调查团必须告诉我们,难民中间有多少是真正的难民,多少是假的难民。他们必须说明,有多少刚果人被这些所谓难民的人屠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告诉我们,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在刚果土地上是否还在继续,因为正如大会所知,那些在卢旺达进行过种族灭绝的人已经带着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大砍刀,他们的思想意识跨过边界,而且他们继续在我国从事他们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调查委员会将确定在这一问题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让我再次重申我国政府愿意帮助调查团,为调查团提供一切方便,使他们能够展开和完成工作。

我希望以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洛朗-德西雷·比卡拉先生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他说:

“由于冷战的种种非正义,我国失去了大量时间。我们的人民只要求一件事:在享有充分主权和尊重他人主权的情况下,实现他们所需要的福祉和繁荣。我们对在复苏过程中愿意给予我们援助的所有国家表示感谢。

“我们没有其他野心。我们只相信,可以令我们满意的世界舆论完全来自我们自身。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请求是,它们帮助我们设法使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不会反对我们。”

世界和平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集体责任的原则要求我们所有人都考虑到这一点。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先生阁下发言。

沙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高兴祝贺主席的当选和主持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并就由他来担任这一崇高的国际职务向他的友好国家表示祝贺。我们相信,他的广博知识将促进他的工作,推动本届大会的审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还要向他的前任拉扎利·伊斯梅尔阁下表示感谢,他明智地领导了大会上一届会议的工作。

在这一场合,我还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他所属的伟大的非洲大陆再次表示祝贺。我祝他按照《宪章》宗旨和目标履行其职责时取得圆满成功。

虽然《联合国宪章》通过后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虽然从那以来,各国在其国际关系中都在致力于推动和平,但世界的许多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仍然遭受占领、侵略和侵略的威胁,以至战争的喧嚣开始淹没和平的声音。

现在,对那些在地球各个角落关注和平与安全的人来说,事情已经很清楚,六年前在马德里会议发动的和平进程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是由于以色列现政府对该进程,包括其中所涉承诺、协议和保证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也是由于其对

国际社会为在阿以冲突史上第一次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而作出的全部深入努力所采取的犬儒主义态度。

或许我们许多人,包括政府和人民,无法预见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转向将会带来的严重影响,尤其是由于事情发生在后冷战时期,在这一时期,战争和武装冲突采取了丑恶和野蛮的形式,而且往往失去控制。叙利亚赞成把在正义和尊严基础上实现中东和平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它认为它有义务提请这一重要的国际讲坛注意有关以色列现政府立场的某些事实。这将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中的和平进程倡导者,意识到今后可能导致损害中东地区内外安全与稳定的任何严重的事态发展。

首先,我必须指出,在我们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理解中,我们不会囿于世界范围广泛持有的某种概念,即将它看作一个极端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倾向于挑起与其他方的冲突,而不是缔造和平。我们的出发点完全始于对以色列政府所宣称立场的客观描述及其在这一基础上的实际行动,而这些立场和行动,在最低限度上,是为了逐步撕毁各方在和平谈判期间达成的承诺和协议,最终完全取消马德里会议所促成的和平进程。

在我们看来,以色列政府目前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方法不是通常那种进一步,退两步的方法。它采取的是一种新的方法,也即退一步然后再退两步,随后便威胁着继续倒退,而这种威胁甚至不会暂时取消,直至另外一方接受它本已拒绝的新的条件。因此,和平进程便不断倒退,直至最终消失。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人或许会认为,如此来描述以色列政府的做法有失公允。然而,他们将会吃惊地得知,以色列政府首脑本人即在其内部的圈子里鼓吹这样一种策略,他认为这是尽可能不受妨碍地结束和平进程的一种非常精明的办法。

这没有仅仅停留在操作方法上,而是扩展到支撑和平进程的最基本问题的细节。他一方面承认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适用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但同时抵制由美国作为发起国参加、以这些决议为基础、

关于撤回到1967年6月4日分界线在叙利亚轨道上所达成的结果。他又拒绝从停止之处恢复谈判。

同样奇怪的是,以色列政府拒绝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尽管它是美国倡议的核心,并一贯得到国际上的一致同意。以色列政府首脑不接受这一方案,而是提出其他即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逻辑、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准则,诸如以和平换和平或以和平换安全的准则。很清楚,接受以色列这两个方案,将无异于投降,并成为服务于以色列安全的工具。

安全问题确实是所有国家、人民和个人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毫无疑问。然而,安全是和平的成果;和平的取得带来安全,而不是相反。由此我们相信,以色列政府在其政策中将安全置于和平之上,这是与历史上所有社会与交战国所确定的概念背道而驰。毫不夸张地说,以色列政府坚持在结束占领前取得安全的错误概念将变和平进程为流血进程,这种屠杀循环对以色列既不能带来安全也不能带来和平,并可能使阿以冲突回到悲剧的开始。

《联合国宪章》表明世界人民的努力必须协调一致,以使后代免于战祸。《宪章》的核心是尊重国际法原则及其来源的承诺。遗憾的是,以色列政府没有意识到,它不尊重根据国际法及安全理事会历次有关决议的原则,在叙利亚轨道上同上届政府达成的承诺并不仅仅是违反法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为以色列任何前政府的可信度投下了疑问,从而也会在现政府下台时对它所作出的承诺产生疑问。

以色列政府自执政以来的立场不仅损害了和平进程。它选择了与该和平道路截然相反的道路。它日益从多方面对黎巴嫩发动进攻;它轰炸了平民聚集的城市,并在黎巴嫩南部许多地区投放了爆炸装置,以便在黎巴嫩人中间煽动敌对情绪,并诽谤黎巴嫩抵抗力量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以色列的这些企图反而加强了黎巴嫩人的团结。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增强了黎巴嫩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决心。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定居点活动的速度在逐步升级,包括以色列政府与极端主义定居者为占用更多的土地,毁灭家园

并保持使东耶路撒冷犹太化运动所起的作用。

在我们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以色列长期占领的政策也已升级,以致以色列议会不久前投票表决长期占领和阻止从戈兰高地撤军的议案,这显然无视安全理事会第497(1981)号决议。与此同时又加剧了犹太定居点活动,其目的是使定居者在戈兰高地的人数增多,并破坏和平的机会。它是公然违反1949《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戈兰是叙利亚的土地——过去历来是,将来永远是。以色列人迟早必须撤走。

我们阿拉伯人倡导公正、全面的和平,并视其为战略选择。为使选择现实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它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撤退到1967年6月4日界线,并从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西部撤离,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它必须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自决和独立国家的权利。

叙利亚一贯强调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热切愿望。叙利亚再次表示严重关切以色列为这一目标设置严重障碍,以拒绝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不扩散条约),阻挠建立这一无核区。以色列这一步顽固立场严重损害了该条约的可信度和普遍性。我们相信,联合国历次决议所要求的在中东建立无核区的措施和安排要求以色列这个该地区唯一拥有核设施和核储存的国家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并将其所有核设施完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体系之下。它必须进一步销毁其全部核武器储存。

当显然急需加强国际努力,以实现中东的公正、全面和平时,该区域一些国家正致力于迹近联盟的军事合作,并在最近宣称打算在东地中海进行军事演习。该演习将威胁邻国的和平与安全及该地区的稳定。

叙利亚支持正在为消除世界各区域的紧张状况和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作出的所有努力。在这方面,叙利亚强调它对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关切。叙利亚要求减轻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同时伊拉克必须以能够确保公正解决科威特战俘问题的方式实施安全理事会其他决议。

我们还希望,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倡议以及利比亚政府为解决洛克比危机而

采取的灵活态度将得到积极的响应。我们还希望取消针对兄弟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的禁运,终止禁运给兄弟的利比亚人民造成的痛苦。

叙利亚支持为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我们还谨表示支持朝鲜人民的统一愿望。此外,我们希望将作出认真努力,为朝鲜人民克服经济危机提供援助。

叙利亚强调需要采取必要步骤,解除对古巴实施长达30多年之久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

叙利亚正关切地注视给一些非洲国家造成痛苦的严重冲突。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与非洲统一组织密切合作,作出必要的努力,力求找到解决这些争端的方法,以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所有种类的国际援助,使非洲国家能够消除贫穷祸患并实现发展。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包括,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家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促成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宪章》还规定不干涉各国内政。它鼓励在国际合作领域建立专门机构。它委托大会制订有关秘书长任命这个国际组织雇员的条例。叙利亚强调在联合国的改革进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它的宗旨和原则,以使它能够满足会员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需要和愿望。

我们认为,促进发展是联合国的头等大事之一。因此,有必要强调发展权利。

叙利亚表示关切削弱大会作用和工作方法的任何做法。我们呼吁大会根据《宪章》发挥有效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国际舞台上的变化和联合国会员的大量增多要求审查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必须确定约束办法和标准来防止滥用否决权。这样就会加强决策过程中所需的民主,并提高透明度,从而做到更公正和平衡,并使安理会的决定得到无选择性的实施。尽管这是一个紧迫问题,但我们认为,为了就这个问题达

成广泛协议,不能对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规定具体时限。

秘书长最近提出了他的联合国改革建议。我们赞赏他在拟订建议方面所作的努力。然而,出于我们对加强联合国担负交付给它的责任能力的关切,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更多地注重联合国在促进发展方面国际合作中的基本作用,希望这些建议能排除可能影响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和消除贫穷问题有关的方案和活动的任何措施。

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继续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以避免与联合国其他活动有任何重叠。这样将问题混为一体的做法只会增大使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将它们作为一种手段来施加具体压力、强加先决条件或干涉他国内政的机会。

人类对联合国这个在曾使巨大希望破灭的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组织寄予了巨大希望。人类期望联合国能成功地禁止战争、结束所有形式的侵略并捍卫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人类还期待联合国成功地实现发展、消除贫穷和不发达。

今天,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都面临种种巨大挑战,要求我们找到适当的有利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在没有暴力和对抗的国际关系中在和平、安全与合作的情况下生活。这是我们各国人民的希望,这是我们为寻求一个为全人类造福的更公正和更有人情味的更美好未来时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马拉维外交部长马波帕·希佩塔议员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希佩塔先生(马拉维)(以英语发言):我由衷祝贺主席担任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的职务。他在联合国系统变革和改革的这个阶段当选主持大会的工作反映了全体会员对他和他的国家乌克兰的信心。我祝愿他在任职期间取得成功,并向他保证马拉维将提供充分合作。

请允许我向去年的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阁下致意,他出色地主持了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拉扎利·伊斯梅尔主席给大会和联合国的工作

带来了一种使人耳目一新的目标感。他的准时和直率,激励我们大家向前迈进。我国代表团谨祝他今后的各种努力获得成功。

还应特别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表明,经过振兴的联合国能够为充分实现《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进行有意义的工作。他可以在继续履行其职责时得到马拉维的支持。

马拉维欢迎正在本组织内进行的改革。秘书长在这方面值得赞扬的努力,肯定将有助于通过各政府间进程一直和继续在进行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对最近通过大会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无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小组的报告表示满意。工作小组的成果通过集中注意联合国的体制方面和各项行动,标志着对整个改革方案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我们认为,秘书长向我们提出的双轨改革方案为改革和改组这一世界机构增添了又一全面和有益的主旨。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参加必要的协商,以在本届会议执行这些建议。

我们还欢迎有关《发展纲领》的谈判的结束,我们在发展方面需要一个强大的联合国,一个高效率、有效力、有意义、有能力和资源充足的联合国,以回应各会员国的很多需求。然而,这样一个组织如没有其他改革方面的有意义的进展是不能存在的。因此,我们寻求在本届会议期间,在有关《和平纲领》、安全理事会改革以及联合国财政状况的各工作小组的工作中取得一些实际进展。

去年,我国代表团指出,马拉维并不认为我们成立的工作小组总有一天会是无限成员名额的。我们仍然持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在时机成熟时抓住变革的机会。虽然不能强行规定时间表,但我们认为随着新的千年期的到来,现在就是本组织进行变革的时机。剩下的三个工作小组中的进展,将使我们争取本组织所采取的变革完全彻底。

自从马拉维出现民主的曙光至今已过去三年多。马拉维政府继续为加强善政和尊重人权而努力。我们争取建设一个民主和经济可靠的马拉维。马拉维已经为改进对人权的保护和实施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现已成立若干保护和促进人权的独立机构。

我还要指出马拉维已加入各主要国际人权文书。就《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而言,政府已决定就是否应废除死刑举行全国协商。该倡议的方法正在制定之中,已得到广泛的公众注意。在这方面,我谨表示马拉维赞赏大赦国际提供援助以推动这些协商。与此同时,我国总统巴基利·穆卢齐博士阁下已宣布延缓执行死刑,直至全国协商得出结果。

关于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问题,马拉维已加入1988年的公约,并正展开活动以建立协调各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的活动的有效执行机制。我们预期成立一个药品管制委员会,作为内部和国际活动的焦点,包括推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区域内打击毒品贩运方面的合作。马拉维将大力赞赏包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任何援助,以提高我们自己和本区域处理毒品问题的能力。

我们继续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在谨慎的经济管理的背景下,成功地制止了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工业和建筑业方面的停滞以及企业部门信心的完全丧失。尽管目前局势可以控制,但我们首先意识到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国的经济同很多其它小国一样,继续经历着很多外部因素造成的疯狂动荡。干旱在该区域造成了破坏。根据目前的预报,本季度该区域将经历又一次干旱。贫穷仍是引起关注的主要根源。无疑,马拉维的民主制使人民在数十年来一无所有的环境中生活之后产生了巨大的期望。期望的程度给政府所掌握的有限资源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压力。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尚不能调动充分的资源来实现我们所有国家发展方案。这十年在南部非洲区域不断出现的干旱,该国几乎是单一农业化的薄弱经济基础、部分由于从前政权继承下来的低识字率造成相当不平衡的基础设施、以及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疾病问题,对我们的新生民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这些国内因素以及其它具有国际特点的因素,一并具有使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取得的宝贵成果倒退的可怕潜力。

我国政府面对着些不利的力量,决心扩大我国的经济基础。目前正在我国实现的政治稳定,

为外国投资创造了有利的环境。马拉维已废除所有阻碍国内和外国投资的倒退立法。经济已经开放,并为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些刺激。各项措施中还包括全面私有化方案。

为了进一步决解我国贫穷的根源,我国政府制定了提高包括青年和妇女在内的普通人地位的措施。1994年提供了免费的初等教育,以开发我们的人力资源。在此同时免除女孩上中学的学费马拉维政府的目的是在1999年之前把平均识字率提高一倍。

我们都了解全球化的努力和影响。马拉维无法单独执行其发展方案。各国在人类努力的各方面的国际合作不再是一种备选方案,而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这一论述的真实性,今天尤其在环境、发展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相当清楚和明确。

我的马拉维认识到保护环境对全体人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性。马拉维政府参加了于1997年6月23日至27日在这个大会堂里举行的全面审查和评估《21世纪议程》执行情况的大会第19届特别会议。我们相信,在坦率地评估《21世纪议程》的执行状况,并考虑到在十年期的期中没有达标,国际社会现在将加倍努力以履行它在今后五年和此后的承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地球首脑会议上所商定的关于保护和养护环境的共同和有差别责任得到了重申和加强,再次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将对保护环境发挥我们的作用以利于目前和未来的子孙后代。

非洲危急的社会-经济局势继续是我们优先关切的一个领域。在执行联合国全系统援助非洲特别倡议一年多时间之后,情况仍有欠缺之处——尽管当然有一些令人抱有希望的改善迹象。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非洲发展归非洲所有正在成为一个现实。我们期待巩固对非洲的全球伙伴关系。马拉维赞赏它从捐助国获得的援助。绝对没有疑问的是,国际社会增加的援助和有关减免或勾销债务的倡议、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实现商定目标、私有资本流量、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条件的改善都将对非洲为实现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发挥促进作用。在区域一体化和南南合作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使我们产生了希望。非洲的情

况的确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在发展和财政方面的真正伙伴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冷战的死亡重新点燃了我们对于持久全球和平和繁荣的渴望。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柏林墙的倒塌提高了人们对和平红利的期望。不幸的是,局势并未改善。今天,联合国继续将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管理或遏制不同根源和烈度的冲突。本组织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作用比以往更具连续性。安哥拉、布隆迪、刚果共和国、大湖地区、塞拉利昂、西撒哈拉、阿富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 中东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局势继续占据着本组织的工作。

的确应该可能解决困扰世界的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以使联合国能够重新将其努力导向促进人类经历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各个方面。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类精神战胜了灭亡和绝望的力量。其中最近的两个例子便是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态发展。

我们祝贺利比里亚人民选择了和平的道路。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利观察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和其他国际监察员在利比里亚和平和选举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再次表明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伙伴关系能够成功,而且恐怕是唯一前进的道路。

民主、透明和负责的管理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和根本自由对于我们各国成功地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必要的。然而,不幸的是今天在我们周围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能继续剥夺其本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在塞拉利昂,一个从民主当选政府手中篡夺政权的军政府仍在坚持不走,尽管国际社会提出了反对。马拉维呼吁军政府将权力移交的民主当选的政府和卡巴赫总统,以使塞拉利昂人民能够经历他们很久没有享受到的和平。

布隆迪局势同去年一样继续令人沮丧。我们仍然深信,自由和民主没有替代物。我们强烈呼吁布隆迪人民将他们的分歧放在一边和进行谈判,以使他们能成立一个使该国再次回到正常化的政府。

我国政府密切注视着艰巨的安哥拉和平进程的事态发展。我们钦佩安哥拉政府在履行《卢

萨卡议定书》和有关协定规定的义务时的宽宏大量。另一方面,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若纳斯·萨文比博士及其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的继续不妥协。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安全理事会有关安哥拉局势的各项决议,同时真诚呼吁安盟领导人履行它在和平进程中的义务,而不要进一步拖延,以使安哥拉人民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人民能够实现他们对和平、繁荣未来的愿望。

我们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刚果共和国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呼吁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斗争中的所有主要角色进行克制,友好地解决他们的分歧。刚果人民的日子肯定理应好过得多。

我们越来越关切地注意到执行西撒哈拉《解决计划》显然缺少有意义的进展。马拉维赞扬联合国为谋求西撒哈拉问题的持久解决所作的不懈努力。秘书长最近委任詹姆士·贝克先生为他的西撒哈拉私人特使,我们希望这一任命将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我们呼吁主要角色履行他们的义务而不要进一步拖延。

我国代表团严重关切中东事态发展。几年前,我们曾欢呼中东和平进程获得了不可逆转的势头。马拉维强烈认为,1991年10月10日在马德里发动的和平进程是没有替代物的,这个为实现中东真正和平与稳定的进程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替代物的。但是,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然表明有关各方中的任何一方所采取的任何挑衅性行动都不会有助于该进程。我们呼吁进行最大的克制和迅速恢复谈判。

我国政府同样高兴地看到朝鲜半岛的两个政府正在合作,尽管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上将会实现对该半岛上现有紧张局势的持久解决。

近几年,世界在裁军领域迈出了重大步伐。去年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的确对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是一项主要突破。然而,对马拉维来说显然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是最近通过的《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和销毁这种武器的公约》。为根除对世界上许多人的生命产生不利影响的一项罪恶,我们的决心是始终挡不住的。《公约》在短短时间之内所获得的支持是一个明显迹象,表明人类为一项共同

目标携手合作的时候所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欢迎《公约》，并期望看到它被普遍接受。

今天，联合国处于一个新的千年期的前夕。我们祈求它继续对在我们生活中涉及我们大家的许多问题发挥其正当作用。在我们接近 21 世纪之时，对我们来说联合国在增进人类努力所有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方面的相关性已不再是令人怀疑的事情而是现实。我们认为我们大家所渴望的改革将会善用在国际合作领域所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大家都谋求一个对所有人的需求作出有效和高效率回应的联合国。

让我重申马拉维政府和人民对联合国崇高目标和理想的承诺，联合国是继续对人类起重要作用的机构。我们将继续对这个政府间进程作出我们菲薄的贡献，我们认为它为“我联合国人民”所做的工作是没有可信或可行的替代物的。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古巴共和国和国外交部长罗伯托·罗瓦伊纳·冈萨雷斯先生发言。

罗瓦伊纳·冈萨雷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司令、部长和出席大会第十九届会议的古巴代表团团长埃内斯托·格瓦拉，33年前在这同一讲台上说过：

“我们希望大会甩开胳膊向前进；我们要求各委员会开始工作，不应一遇到对抗就停下来。”（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1299 次会议，第 81 段）

他仿佛能够预见到现在似的补充说：

“帝国主义想方设法将这次会议变成毫无目的的演说竞赛，阻止它解决世界上的严重问题；我们必须挫败这种用心。”（同上）

当时，我们地球上大约有 7 亿文盲；2 亿人失业；10 亿多人勉强渡日。这种现实违反人是发展的来源、原动力和受益者这一原则，人尤其应该被看作是发展的理由和目的。

随着岁月的推移局势恶化了。今天，工业化国家不仅对把它们丰富资源的一小部分用作对最贫穷国家的发展的官方发展援助强加条件或

干脆拒绝，而且有些工业化国家象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里，无视这一义务。

尽管火星之旅已经家喻户晓，尽管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世界经济在增长，然而，令人不安的事实仍然是今天世界上仍有 10 亿人是文盲；同样多的人失业或就业不足；20 多亿人生活在非人的境遇中。

我们不安的看到，这些人当中有 42.5 万世界各地的儿童从 9 月 16 日星期二本次会议开始以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这 42.5 万儿童是在效率、质量和消费的名义下被牺牲的，这种消费模式今天有赖于一种不合理和无法持续的发展，而这些儿童从未尝过这种发展的滋味。

时间不仅在流逝；是我们听任时间从我们指缝中流失。与此同时，我们还失去拯救地球的机会，地球正因患病而痛苦万分，因为过去 52 年来代表各国人民在这里聚会男男女女常常一直不能把言辞化为行动。

为什么在新世纪即将到来时我们让这种罪行发生？那块乐土在何方？那个更高尚的社会、那个千百万人渴望的天堂？今天，暴力、饥饿和疾病使人类的绝大多数无法入眠之时，我们睡不着觉，又怎能有梦想？

五十多年前，世界各国决心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并在和平中致力于进步和人民之间的合作。但自从那时以来，没有人享受到真正持久的和平。相当于 15 年越南战争中死去的那么多人成为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暴力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我们的记忆力是如此之差，以至于那些曾经大声疾呼反对在德国首都的水泥墙的人，现在却维护、推动甚至主张建立规模大十倍的坚固得多的墙，企图从格朗德河一直到下加利福尼亚，把贫穷的南方和发达的北方分开。对此敢于谴责的人寥寥无几。

同样，荒诞的虚伪使军事开支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生意，流通量达 9 千亿美元，其次是毒品走私，超过 5 千亿美元；而用在一架现代轰炸机上的钱足以用来纾解 20 个受外债之害负担最重的国家的债务。

“分而治之”这个古罗马人用来征服当时世界的座右铭日益成为外空和信息超级公路时代的有力口号。唯一的看来彻底统一的协调行动是,从这里采取行动建议和承诺进行为在冲突后加强、维持或巩固和平与民主的人道主义干预和行动;预防和预警行动;以及那些掩饰新战争的各种办法。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这些发生,即将到来的第三个千年期中就不会出现各国间的和平与礼让,也不会通过发展和合理交换更接近为所有人带来期待的大量面包和鱼的奇迹。相反,消费主义、环境恶化、文盲、恐外、恐怖主义、毒瘾、饥荒、艾滋病、卖淫和其他我们地球所罹患的人类理性免疫缺陷症的所有明显症状就将吞噬我们。是否象一位诗人所说,人是吝啬和受之有愧的,因此我们应认同历史的终结已能预见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人类的末日这种看法?

如果我们对 285 人可以拥有相当于 25 亿其他人所拥有的那种不均匀的财富这种情况安之若素,那么,如果不改变事态的发展,等待我们的就可能是类似的世界末日。补充说一点,若不是有那注定成为牺牲品 25 亿人,其他 285 人,不论他们能够积累多少财富,是不可能生存的。

这些问题都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别的世界。这是我们的问题,正如“不联合国”一样——我们无法将这些国家塑造成国家和人民的真正集合体来改变和拯救我们的地球。

鉴于这些问题,我们中许多人会想少数大国的话究竟是否比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些人由于许多原因不仅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且在他们确实有这种权利时也缺乏决心和力量来行使这种权利。

在我们看到单边主义不断增长以及所谓的无意识形态世界把一种单一的和排外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时,我们还不禁会想怎么可能谈论多边主义呢。在大谈多元化的同时却企图把一种单一形式强加于世界,这里面就有问题;如果不是照理所应当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而事实上少数人有越来越多的权利而大多数人只有越来越多义务,那么事情甚至就更糟。

我们把正在结束的十年用于促进国际法,以期以实际行动尊重国际法。然而,就在这个大楼里有人谈论和谈判,甚至投票反对这些原则和国际法本身。我们应向自己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缔结关于核裁军的协定,什么时候才能在国际关系中永远禁止使用武力或威胁。为什么要允许某些大国不受惩罚地进行军备竞赛、实行军事霸权以及以对抗的态度在实验室和计算机上进行核试验,同时却竭力禁止其他人这样做?

一些分裂完整的国家,阻止这些国家和平统一以及为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资金和武器,我们怎样才能制止这些人呢?人们在努力建立一个没有侮辱性条件以及没有限制性的和反锁的做法的新的、公正的和公平的经济世界秩序,但所有这些努力受到了少数大国无情的挑战,它们把最可怕的和最残酷的地狱留给星球的其他地区。

少数富国永远不能代表每日被剥夺了知道自己是人类权利的千千万万的人,不能代表跨国化把一种新闻制度强加于它们的千千万万的人,这种新闻制度甚至能使关于他们本身生活的消息变得千篇一律。因而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排他性俱乐部仍然专横地规定各国人民的政治和司法秩序,而甚至不问一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依靠什么走到我们自己的希望前往的地方。属于这个俱乐部的人,只有这些人,应对今天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受到置疑这个事实负有主要责任,例如这些主要原则有自决、民族独立、不干涉内部事务、特别是尊重各国主权。

这就是为什么古巴申明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权利,为什么我们重申我国总统在三十多年前表达的立场:

“只要主权概念作为各国和各独立人民的权利存在,作为所有各国人民的一种权利存在,我们就不能接受把我国人民排除在这种权利之外。只要世界是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只能世界是以这些应被普通接受和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为指导,我们就不能接受被剥夺任何这些权利;我们不会放弃任何这些权利。”

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主权继续是一种概念和独立国家的权利,在今天多极化的世界上这些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 and 更合理。

各种经济、文化和人民都规屈服于全球化的急切鼓声下;发展变得就象我们不可能达到的星球一样遥远,财富日益两极化。在这种全球化的推动下,那些大肆吹嘘的新技术和科学炫耀正在毒害环境、摧毁生物多样性并使所有物种中最脆弱的和最绝妙的物种,即人类,走向毁灭。

如果全球相互依赖能够制止疯狂的消费、平衡国家发展格局、使经济可持续以及使人们财富成倍增长,这该多么好。更好的是,如果要使各种观点真正全球化,就让我们欢迎紧急改革这个联合国的呼吁,联合国离自己的最初立场已很远,已不能应付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如果改革至少以全面和无所不包的努力为起点,那么还可以梦想其所有机构民主化同时保持其全球特性、其政治要素以及其政府间性质。

两年前我们用大谈改革、大谈转型来庆祝本组织五十周年,而不具体说什么、谁、如何以及什么时候,现在正是时候来摆脱自那时以来的两年里我们沉浸于其中的夸夸其谈。如何我们要进行、而不只是光想改革,就让我们反对联合国一些主要的捐款国鼓吹的公司性和跨国的处理方法,好象这座大楼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各国人民的正当愿望只是商品,这样做与本组织不相符。

改革必须使大会能够真正行使它的权利,包括那些被篡夺了的权利,同时维护所有会员国平等的原则,会员国真诚的政治意志对向前发展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要真正满足全世界在历史上被遗忘的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政府间参与审议和通过关于任何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决定就应是一个基本先决条件。同样,我们各国人民,特别是最贫困的人民,只能理解那些反映在他们的生活和家园中的决定,而不是那些使他们的政府感到满意的决定。

古巴还主张特别是加强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联合国的结构和活动的改革。这些结构的简化、合理化或调整方向必须是始终确保充

分完成和执行这些领域所有方案、任务和活动的进程的结果。

联合国应恢复在其它重要问题,如与自由贸易、发展筹资和其它货币题目方面的真正决策能力。必须阻止将这种作用交给主要分摊国的任何措施。

此外,我们都应再次赞同《宪章》的义务,促进稳定和无条件的筹资,从而可能有效力和效率地执行大会核准的所有方案、优先事项、任务和活动。每个方案预算的批准反映本组织进行所有活动所需的资源总额将是这种努力的基石。

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反对基于某些国家敲诈和压力的任何方式,尤其是联合国的主要分摊国——从经济和道德上讲也是其最大债务国的国家实行的。

但是要实现我们梦想的更民主、高效率 and 富有活力的联合国,改革必须深入其主要机构之一的心脏:安全理事会必须不再是听不进大会有关公平合理扩大安理会的要求的堡垒。在一些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已经作出极大努力来争取可能出现的任何新席位时,有人企图误导,甚至剥夺第三世界在安理会具有和其它常任理事国平等的合法代表性的权利。更糟糕的是,分裂的锯子又一次正在切断穷国的躯体而有利于工业化大国。

让我们最终达成一致。如果我们想得到真正的安全,那么我们的一致意见不得进一步扩大这种可怕的不平衡,它今天污辱并消灭我们。因此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地域代表性和新成员同时加入的基础上成为成员,改革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程序并纠正最大的现存不平衡是重要的。

安理会的可靠性取决于透明度、民主和非安理会成员的参与永远取代目前危险和隐蔽的作法。要和平,就必须取消过时和反民主的否决制度,或者至少在最后取消前受到限制。这是防止目前在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普遍存在的滥用权力的唯一方式。我们共同对付这种滥用,将阻止某些国家发起的高压政策和单边措施成为多边的。

我知道一位令其父母骄傲的青少年。他喜欢棒球,是一个好学生并有许多理想。但最近发现他患有白血病。有治这种病的药,如果我们及时采取行动,那么治疗费用可以不到15 000美元。古巴不得不安排秘密的交易,通过友好的第三国,以60 000美元的费用获得救这个孩子的生命的药物。

这就是封锁:以四次治疗的代价,我们只能治一次。拯救四个生命的钱将只能救一个。但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尽管其收入十分有限,古巴在其进口燃料、食品、药物和其它基本产品时继续在差价、附加费、运费和其它额外费用方面支付数亿美元。对于经济复苏和增长极为重要的财政信贷停止或拖延了,或更加昂贵,同时所有市场把我们称之为“风险”,害怕单方面的惩罚,如果政府和银行借给我们钱,它们会受到这种惩罚。

更严重的是,由于药物专利的保护主义,古巴人无法自由获得自1979年已经上市的药物,包括第三代抗菌素以及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的其它药品。

古巴无需夸大事实。它首先经受这些事实,然后考虑它们,并且始终以平静的责任感揭露它们。巨大的歌利亚对渺小的大卫的故事可能来自于圣经,但下一个千年的诗人和编年史家将从美国和古巴的冲突中得到充分启发。

近四十年的抵抗和捍卫我们大胆的理想免遭对我们既贪婪又憎恨的野蛮邻国的损害使我们有说话的权威。三十五年来抗击美利坚合众国残酷和非人道的经济、商业和财政封锁支持我们的论点。古巴每个新的指控都是以600多亿美元的损失为代价——这并不是完整的估价——以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条件扭曲的经济为代价,并且以我们经受的无法估计的人类、物质和精神的损害为代价。

每年都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绝大多数表决,停止这种肮脏、野蛮和无声的战争。然而封锁不仅仍然继续,而且在全世界眼前残酷和傲慢地加强了,世界在帝国力量的面前仍然是无能为力。

使人类成为巨人的勇气和勇敢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容忍恫吓和讹诈外交?世界还将袖手旁观如此无情的罪行多长时间?

正是这种不受惩罚情况使有人为所欲为地加快颁布罪恶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进一步升级封锁并额外和令人信服地证明跨越所有边界的威胁。它是彻头彻尾的治外法权,因为它的构想和执行针对另一个主权国家,他们虚伪地说他们和古巴不处于战争状态;同时,它是针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治外法权,试图对这些地方施加笨拙的国内法律诡计的狭窄管辖权。

这种令人憎恶并常常遭到谴责的帝国方法尚未遇到任何足以制止它的有力行动。它的通过引起了其它异常现象,如达马托-肯尼迪法;类似的州和联邦立法在该国泛滥。

类似的措施已经影响超过35个主权国家——即23亿人,占世界人口42%和一个7 9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美国总统出口管制顾问委员会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这些数据都证明,此类治外法权政策也使美国人民自己受到伤害,由于这些政策,美国人民仅在一年内就丧失50万份工作和10亿多美元的工资。

极愚蠢的政客和立法者最后限制了这个伟大国家所基于的自由价值观念,并以自由名义阻止数百万美国青年了解今年夏天在哈瓦那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学生节情况。今天试图跨越这个新铁幕的人有可能被判处25万美元罚款和十年监禁。尽管有这些威胁,但来自美国的1千名青年男女对这项剥夺其自由的否决发出了挑战——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仍参加了哈瓦那青年节。

此类政策和概念也对生活在美国的绝大多数我国同胞产生影响,多年来他们一直是以迈阿密为基地的犯罪组织及其雇佣人员的受害者,他们在最肮脏的交易和电子花招中被利用,甚至当作攻击其同胞及其祖国的炮弹。其中沉默的大多数移民正日趋壮大,坚决反对对其祖国的种族灭绝。

尽管这一切,反动分子的鬼迷心窍似乎从未停止,同时一个彻头彻尾的暴政正变本加厉地企图实现主宰世界的目标。

今天,国会正在华盛顿就新的法案进行辩论,这些法案都是在赫尔姆斯·伯顿恶法已批准的文书庇护下大量提出的。

今天,独立国家每隔六个月就受到欺负,这样它们才能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获得主权证书,以避免因其同古巴建立关系而受到报复。

今天,以国家安全的虚伪借口限制自由贸易的种种尝试正在破坏新生的世界贸易组织,其值得怀疑的严肃性已开始使最尊敬的美国当局感到忧虑。

今天,有人在各国人民、政府和议会背后进行暂停投资的交易,还有人在值得怀疑的道德基础上编造秘密虚假的法律论据,以掩盖屈服于压力者的无耻嘴脸。

今天,不服从这些规则的外国公司和商人都被列入黑名单,从而不许进入这个把自己视超级自由者的国家,对其配偶和子女也绝发签证,以迫使他们屈服于这个帝国的意愿。

今天,有些国家政府收到或期待得到民主品行良好证书,证明它们是有选择和被操纵的权利捍卫者或出色的辑毒执行者,以便可以进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获得贸易贷款或发展援助的快速轨道。

今天,欧洲公民正受到律师的讹诈,他们被以偏袒一方为荣的美国法院以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非法规定起诉并被不公正地定罪。

今天,帝国主义外交官同警察一模一样,他们同著名的好莱坞影星同时登台,傲慢地游说世界各国政府和议会,一面进行诱惑,一方面发出众所周知的威胁并表示施舍,以换取最卑鄙的共谋。

所有这一切疯狂行径都使官方和秘密行动、雇佣军、间谍和刺客死灰复燃,他们现在同冷战最糟糕的日子一样随时准备阴谋残害个人,甚至对我国经济使用侵略性生物剂。

美国政府中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抬起指头制止它们。死硬派为行使权力篡夺了他们的宪法权利,并以最卑鄙和最无耻的方式限制它们。

这帮极保守分子和帮派成员要对判定劫持犯无罪负责,并阻碍使用“恐怖主义分子”一词,他们通过沉默和神秘的共谋而得到支持、资助、组织、武装、培训并被分配执行情报任务。

这些装扮成游客、人权捍卫者或慈善家的人今天挑起古巴和美国之间的更大和更加痛苦的对抗,他们同三十五年前参与制造导致1962年10月导弹危机的侵略气氛者完全一样。

不幸的是,世界上有人没有看到、或更加糟糕不愿看到这些事实,他们从其庇护所为我们的问题操心,研究我们,建议我们投降,以同我们过去一样的成分设计我们的未来,甚至敦促我们以最大耐心忍受一切。

请相信我,这很难理解,例如,有人对古巴餐桌上没有各类菜肴感到不安,但对其南面数百万人没有桌子或盘子,甚至没有一片面包却毫不关心。我们根本不理解也绝不接受象有人期望的那样,扬弃我们现在和过去一切,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古巴人民象世界上其他人民一样为同一个虽强大但但无耻傲慢的邻国建立不确定的共存所付出的卑鄙代价。

大会136票的道义和法律支持使斗争中的我们感到鼓舞和宽慰。但是,克服该国的顽固傲慢态度并不够,这个国家认为自己是神圣的法官并缺乏谦逊精神,不会承认其错误政策的失败。

虽然其代表可能同往常一样离开本会议厅,但我们知道它们也在听。因此,我们代表自由古巴人民希望他们知道并转告其政府和国会,我们绝不怕它们。

我们也知道,只有国际压力才能使侵略古巴或任何其他主权国家的这些形式不至扩散。

为此,并由于我们对我们所代表和现在为其发言的几百万古巴人作出承诺,因此我们要声明,如果我们的顽强抵抗意愿使我们付出生命代价,那么就让它一千次地付出这种代价吧。我们再也不会屈服,不会当傲慢帝国的奴隶,这个帝国拒不承认多元主义也不承认边界,这个帝国决定封锁我们的存在并扼杀一切希望。

我们经验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向我们证明,只有我国人民和政府的牺牲精神,博爱、

勇敢、自由和无私的团结才能给我们堂吉诃德式力量,使我们奋起面对这样庞大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如何在千百万人民最慷慨的声援和理解支持下进行抵制的。

我国人民自愿参加下述巨大任务:消除震撼地球的大政治变动,争取解放、和平、安全和所有国家发展的新千年期,我们从中得到最崇高的满足。

如果我们联合起来,那个企图征服世界的帝国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是一个伟大而且非常强大的多数。

那些奴颜卑膝的人在历史上不会有任何地位。让我们团结起来,

下午1时55分散会。

我们并不要求回馈,不要求任何的回馈。

我们只能提供自己的榜样,显示我们如何苦行僧般地忍受了历史上最强大国家的骚扰,如何维护我们的原则,以及在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停止并且已经在死亡之时,我们继续坚持信念、努力并且向前迈进。

我们的独立之父曾经指出,

“我们古巴人所要求的只是荣誉、家园和自由。得到这些之后,其他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我们所需要的是成功。”

我们今天仍然存在,这足以使我们骄傲地说,我们已经成功。

由于这种独特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庄严和决定性的时刻。